

朱門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

朱門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

要把看報紙和看紀錄片結合起來，所以，我們規定，以後每月至少要看三次新聞電影。

長春 邵靜濤

紀錄片，能迅速把沸騰生活中的真實的富有特征性的場面搬到銀幕之上，這無疑能充分發揮它的戰鬥作用，尤其是在今天這汹涌澎湃的躍進年代里，應該大加發展。

前幾天，我們看了雜誌片“世界見聞”，就其中的“人和牛”來談說我的感想：“人和牛”紀錄的是美國生活中的一個片斷。一些“下等人”騎在牛背上，讓牛“奔馳”，几下子把人摔在地下，不能起來，這時“觀眾台”上卷着掌聲和泛濫着“開心”的“笑聲”。有個大人還指着不能站起來的“被戲者”給他的孩子看，孩子能不中毒嗎！這種極端不平等、沒



錄電影，因為它能的情況，讓我們看果還深刻、生動的門建設社會主義的“光輝照耀下”給向老工人潘阿躍學習，學習他們完成生產任務。

田增

錫的光譜純超過英

——“生活的凱歌”拍攝片斷——

午夜，灯火輝煌，燒杯、試管、玻璃瓶擺滿在桌子上，人們肅靜又緊張的忙碌着。這是在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分析組的試驗室里，一群青年研究人員要趕戰十三晝夜，把十五種希土原素分析出來。

希土原素在近代科學日益發展中用途益廣，釷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材料，鈾可以製噴氣式飛機的耐高溫合金。希土在中國的蘊藏量比銅還要多，但我國不能分析提取，却要化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克向國外購買。

已經苦戰了七八晝夜了。一次，又一次，上萬次的制成了光譜，但拿到檢驗光譜的同志的手里總是搖頭，失敗了，又一次失敗了。

觀潮低已一再發出懷疑的笑聲了，這

興奮愉快的心情用攝影機利

這是我們拍攝的科學院頭，我們還將在科學院具如何攀登世界科學高峰、的情景。

科學院化學研究所青年原素萬子分離試驗。



資料

淨 沉

王 余 杞 著

陳 雲 田

北平 星雲堂書店出版

和平門外南新華街

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初版

1—1000

版權所有

實價八角

在寒冬深夜裏，人們都沉入了昏昏的鼾睡，有時偶然驚覺，轉一下身，便又睡着。空氣始終是寒凍而嚴肅的，日常喧嚷的人間，全埋葬在這寂靜的境界裏。寂靜經過漫漫的長夜，才暫維持了宇宙間真正的和平。及到天空昏黯的夜色，漸漸淡了開去，黑暗，深灰，淺灰，然後從天邊閃出一縷白光，向上展射，跟着一陣冷風表示出這是天明時候。

曉風習習吹來，帶着一聲聲淒涼的軍號聲，直穿進熟睡人們的耳膜，喚醒了他們的好夢。也許夢中的滋味是甜蜜的，然而這種淒涼的號聲會冰冷他們心裏瀰漫着的熱情，化成空虛，莫名其妙地就有一絲哀感從他們心裏發出來了：像是抑

鬱，像是感傷，又像是抑鬱與感傷的交和。在溫暖舒適的被褥中蜷屈着的身子，無端會憬悟這人間也和空氣一樣的冷酷。

「嗒—噠—咝—嗒—嗒—咝—噠—嗒—」

號聲由低而高，由粗而細，是那麼低沈，是那麼悠永，是那麼悲涼，在寒凍的空氣中溶成一片，散佈開來，紛紛投射在許多許多青年男女和久別的戀人心裏。心，快破碎了，這剎那間，所謂王城人海的北平，也淡淡地籠罩上，一層灰黯色。

「嗒—噠—咝—嗒—嗒—咝—噠—嗒—」

這號聲發出來的地方是在北海附近。北海西面是講武堂，講武堂前面有個土堆，每天侵早悲涼的號聲，便從那里發出來。

在晚上九點鐘，『就寢號』吹了以後，他便一聲不響地鑽進了自己冷凍的被窩，終朝的疲勞不容自己有思慮的時候，早就昏昏入睡。有時，或者天氣太冷，睡在地舖上的身子，好像躺在冰窖裏一樣，久久不能成寐，又恐怕明天醒覺不來

，甚至於一夜不敢合眼的事，也是有的。在這些時間，常常獨自感到自己的身世，自己的精神是『幹，幹，幹』；自己的知識也只有『幹，幹，幹』；打仗作衝鋒，『幹，幹，幹』；殺了人再逃跑，『幹，幹，幹』；就是每月八塊錢的薪水還要拖欠，也只得『幹，幹，幹』；總之，自己的人生觀，就僅僅有這『幹，幹，幹，』三字而已。可是，半生的生涯，完全埋沒在地獄似的，家庭裏，因為逼到無路可走，才自己野獸一般的性情激憤了起來；雪亮的刀，鮮紅的血，這便是自己前半生的收束，而作成了現在的生活。在冷硬的地舖上，記起這樣的往事時，精神便又興奮了，心裏不住去追溯那事實的結果和原因，直到一幕一幕地在心間印過時，腦筋裏已經紊亂得不堪，瞪着眼直到四點鐘。按照軍營的規律，他在四點鐘就該起來了。一翻身把冷冰冰的軍服穿在身上，戴着滿佈黃油汗的臉，肘上掛着軍號，跑到外面的土堆上去。

「嗒—噠—嘖—嗒—嗒—嘖—噠—嗒—」

這樣的號聲便散佈到全城。

北海的高塔，漸漸露出了那圓圓的尖頂；西面法國的教堂，也漸漸露出了巍然的十字架。白光從天邊放射上來，在朦朧中隱隱約約地可以分辨出大地的景色：平定的冰塊，點點斑斑的積雪，枯樹的樹枝顫動在曉風裏。曉風吹在身上，身上感到劇烈的寒冷，握着軍號的手指，彷彿一刀一刀地刮着；臉上的黃油汗已經吹乾，鼓着兩頰，滿臉通紅。心裏非常勞累，頭腦也覺昏重，淒涼的號音轉而枯澀起來了。

大張着嘴，長長地喝了幾口冷氣，才換過氣來。跟着又吹出『起床號』。

像蜂子朝王似的，滿操場的灰色人影，便在這破曉溟濛的空氣中蠕動着。他自己的工作彷彿告了一段落了，很幽閒地走下土堆，進了大門，經過廣闊的操場上。那時，操場上正橫站着兩排人。在意識裏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也懶得抬眼去望一望。

「報——數！」這是營長叫出的口號。

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……。」前面一排一個個偏一吓顫子爆竹似地報了出來。

「解——散！」

整齊的兩排人又散開了，跑進去，跑出來，滿操場裏立時十分熱鬧。「它媽的」，「啊嗚嗚」，「混蛋」，……的叫罵聲也隨處可以聽到。

「我說，它媽的，黃金鏢，你今兒個見了鬼吧，這麼早就吹『起床號』，剛才點名我差點沒趕上哩！」

黃金鏢肘上正掛着軍號走過操場，聽着有人在大聲和他嚷叫，雖然還沒抬起頭來，從那語音中，便聽出這是一種善意的玩笑，同時，還認出了說話的人就是他的好朋友張貴，這也是從那語音裏聽出來的。

便站着了，等着張貴走進身來，冷不防在他背打了一下：

「打死你這個小孫子，你瞧瞧司務長屋裏的鐘去，瞧瞧比往天裏是不是要晚些。」

「別玩笑哪，趕快去弄點吃的吧！回頭就得下操了。」兩夥伴互相拉着手，又轉身走出了大門。許多買燒餅油條的小孩子都在那里按時等着。每個小孩的四週擠滿了他們的同伴，吱吱的咀嚼聲在嘴裏響着。

他們走到一個穿着又髒又破的棉襖名叫拴子的小孩前面，黃金鏢便先吩咐他來幾個燒餅夾油條，回頭向張貴：「今兒該我請你」。

「老總，錢呢？」小孩苦着臉。

「它媽的，欠了你多少！反正明兒，總給」！

「不，不，您冤我的！」

「你它媽的真混蛋！多會欠了你的錢沒給過」！這是張貴替黃金鏢打抱不平，伸手就向小孩的筐子裏抓。

「老總，您可憐我吧，爸爸要打呢，」小孩不住向後退讓，哀求。

「不成！」

「您可憐我吧！」

黃金鏢的人生觀本來是「幹，幹，幹」，但在

這一些小事上，却并不如此；不願欺騙比他更不如的人。——替他縫補衣服的王奶奶，他沒欠過她的錢；賣燒餅的小孩子的欠賬，一關餉也就還清了；不用說，坐洋車也沒討過便宜；雖然比着他更強的人，可以毫不客氣地拚個你死我活。

因為有了這樣的性情，對於眼前的小孩，黃金鏢倒覺得爲難起來了。

「黃大哥，營長在叫你呢，今兒個放假，叫你吹號集合。」門裏忽然這樣高叫了一聲。

這一聲立刻引起了門外人的注意，在神氣上，大家都高興起來，有的還似乎不大相信，便跟着問——

「放什麼假？」

「雲南起義。」

這時，黃金鏢已經舉起了他手邊，的軍號，吹着『集合』的號音。

胖得像豬一樣的營長很有禮貌地來訓了半點鐘的話，這樣的訓話，在張貴和黃金鏢和滿營的夥伴都聽得慣厭了。先和講笑話一樣編派了許多

關於蔡松坡的故事，然後歸結於自己的意見！

「軍人應該以愛國爲『前題』，好像馬沒有「前蹄」，也就不能走道了。——兄弟們，今兒放一天假大家玩玩吧，我已經叫他們給兄弟們關一月的餉。」

尤其是結尾一句話最有力量，大家幾乎高興到忍不住叫了出來。這半年，關整月餉的事，這還是第一次呢。剛一散隊，都一起擠到軍需處去了。

「上那兒去玩呢？」張貴衣袋裏叮叮地響着，笑着問他的夥伴。

「你說吧」，那夥伴也樂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上市場好不好，那兒有的是暗門子！」

「好」，兩人就一同往外跑。

沿着金鰲玉蝮橋的石欄上，望過了北海和南海，一切景物依然是那里莊嚴地峙立着。遠處五龍亭一帶，正像瓊樓玉宇一般地蒙着一層寒霧。淡黃的陽光從白塔尖上射下來，在橋上，映出各人的影子。似乎大家都在賞鑑自然，又似乎被冷

風吹閉了兩片嘴唇，黃金鏢和張貴之間，一直地誰也不會說過一句話。

張貴生來第一愛女人，除了愛女人之外都是愛女人，在他目光所能達到的地方，如果發現了一個女性，則張貴比在受營長的訓話時還注意，釘着兩眼，把眼前的對象看了又看，自頭至足，一點也不放過，心裏似乎有點難受，總想張開兩手，撲將過去，等到意識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時，又才使動把嘴裏的涎沫吞回肚裏。除此而外，和其他的人一樣，矮小的張貴並沒有什麼特點。

在黃金鏢，則似乎有着遠大的懷抱；他常常鄙視一般偉人——尤其是一般軍人。他不相信他們有多大的本事，他覺得假如他自己做了長官，不會沒有那樣威嚴的神氣。真的，在他和他的長官同站在一起時，他常這樣地比較着：幻想脫下自己破軍服，穿上長官的服裝，雄糾糾地走來走去時，也並不是什麼難看的事。於是漸漸對於自己的地位不滿起來？自己不知道怎麼會變成一個號兵，自己的希望不知道能不能夠實現，雖然自

己依然有着『幹，幹幹，』的決心的！

在靜默中，他又觸起了他的不平，對着這樣嚴肅的冬景，不覺長長地嘆出了一口氣。

「我說，您又怎麼哪！」他的夥伴很詫異地問。

黃金鏢答覆他的依然是沈默。一輛車子忽然飛過他們的身旁，張貴的眼光早又追隨上去了，車子去遠，只望見了腦後的一頭蓬鬆的燙髮。

「它媽的」張貴也嘆氣，轉向黃金鏢耳邊，「好傢伙，真漂亮！」

「你這小子真不長進，瞧你那副饑相兒」，黃金鏢不覺笑了起來。

「您不用說我吧，咱們今天白玩一天，還關了餉」。他不覺又把衣袋裏的洋錢弄得叮叮的響着，「——老實說，咱們還是沾蔡將軍的光呢。沒有他起義，咱們那里玩得成！」

「別說他吧，等我起了義再讓你多玩幾天，好兄弟！」這是黃金鏢的玩笑。

「那我可管不着——蔡將軍倒真它媽的有福

氣，作了大官，又討了美人，小鳳仙，你沒瞧過她的照片？青雲閣勸業場都有，那對圓溜溜的小眼，真迷得死人，短了命也值得。」

「你的嘴總是這樣貧，大丈夫只愁功名不就，何愁屋裏沒美人！」

不等他說完，張貴趕忙就搶着說：「美人不打緊，還很有義氣哪！營長剛才不說嗎，皇上要辦他，她竟敢把他放跑了，這不是跟梁紅玉，唔，不對，紅梁玉一樣麼？」忽然引出一輩古人，然而究竟是『梁紅玉』呢，或者還是『紅梁玉』呢，張貴至今還模糊得很。

「你別聽營長的瞎扯淡了」，黃金鏢又笑了起來。「他知道個屁事，那些話都是他編派出來的。我從先也聽人說過，說是老蔡怕袁大帥害他，裝做逛窯子，偷偷地跑了。這倒還有點像，像營長的話，簡直是狗屁。可是，老兄弟，老蔡也真有根，他有幹勁，有幹勁才可以幹大事。老兄弟，咱們都該學他。」

「我倒該學他逛女人！」

「你知道的就只這件事嗎？」

「不用說您也和我一樣，只您不像我，自家不肯說吧了。我說：女人該多可愛呢？我的老大哥。啊。肥肥的奶子，肥肥的屁股，還有……還有……不開玩笑，說真的，你真愛不愛女人？」

「誰像你那樣起勁呢？」

「這不結了，要愛女人，幹嗎不起勁？這樣辦，咱們到市場去找個小姑娘來玩，樂一半天，給它媽幾塊大洋，把錢花完了再說，您說好不好？」

花錢倒不吃緊，總得花得正當，回頭瞧着辦吧！」

兩夥伴的意見雖不很一致，然而感情倒是很好的。自從社會上証實了「越窮的人用錢越慷慨」的定律之後，黃張兩位自然沒有衝突的可能。大家都是窮人，大家都不願討別人的便宜，古代揖讓之風，似乎只有在這種人之間才可以見到了。

穿過東華門，便遠遠望見市場外面一字排列着的車子和街邊往來的行人。張貴的心尖早就跳

動起來了，彷彿市場裏所有的女人，不等他來，就會全被人抓去了似的，加快了脚步，只往前撞。黃金鏢也因為成天的勞碌，許久沒得着出來痛快地玩一回，今天興興頭頭地走來，好像映進自己眼裏的景物，都蒙上了一層新鮮的氣象，雖然不像張貴那麼着急，自己可也沒有什麼反對他的理由。

這樣，在氣喘吁吁中，兩個同時跨進了市場的西大門。

二

進了市場，倒反覺得冷靜了。原來這時還只不過十點來鐘呢。

全市場都陰森森地，籠罩着一片冷氣。兩旁的舖戶，窗上的木板，大概都還沒取下來；即或有的取下來了，一個凍得縮手縮腳的小夥計，才開始在擦那玻璃上的冰花呢。中間的小攤子，一家也沒有擺上，只有着一些橫斜的木架互相地倚靠着。

「真糟心」，兩個人在裏面走了一圈，張貴忍不住這樣叫了出來。其實，在他們的經驗上，未必不知道這時的市場還沒有到熱鬧的時候。也許是太高興了，一直到走進了裏面才明白。

「怎麼辦呢」？黃金鏢呆呆地望了望廣漠的空間，把剛才的一肚子豪興也消散盡了。

「怎麼辦？管它媽的，弄點吃的再說，」這樣說着，他們便走向東邊的露天賣藝的場所，那里，此刻還空擺着一圈一圈的長板橙呢。在這場所的南面，就有許多賣小吃的館子。

而今天使得張貴特別留意的，却是在那一家館子的前面站着一個人：一個女人。

從張貴的眼睛裏看，那女人的確是個美人，雖然只看見她的背部。身上的旗袍是舊了，破了，不時髦了，可是憑她本來的長像，可真够得上不高，不低，不肥，不瘦幾個字兒。頭髮是蓬鬆着，鞋襪是破爛着，顯然是個貧家的女兒，但決不是他們所要找的「暗門子」。

張貴的一雙眼睛落在她身上。從她身邊擦過